

孔厥



新兒女英雄傳

新兒女英雄傳

袁靜 孔厥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設計：溪水

新儿女英雄传

书号1677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

(广州光孝路17号)

字数 17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5}{16}$ 插页 2

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1964年6月广州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定价 (3) 0.64元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序

承作者攜《新儿女英雄傳》的剪報送給我，我讀了一遍。讀的時候虽然是斷續的，費了几天工夫，但始終被吸引着，就好像一氣讀完了的一樣。

这里面進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們的平凡品質使我們感覺親熱，是他們的英雄氣概使我們感覺崇敬。這無形之間教育了讀者，使讀者認識到共產黨員的最真率的面目。讀者從這兒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勵，來改造自己或推進自己。男的難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樣嗎？女的難道都不能做到楊小梅那樣嗎？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無知，只要你有自覺，求進步，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忠實地實踐毛主席的思想，誰也可以成為新社會的柱石。

從抗日戰爭以來，這些可敬可愛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實，在解放區里面是到處都有的。假使我們更廣泛地把它們記錄描寫出來，再加以綜合組織，單從量上來說，不就會比《水滸傳》那樣的作品還要偉大得不知多少倍嗎？人們久在埋怨“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但這樣的作品的確是在產生着了。

應該多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指示，給予了文藝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創作的前途。在這一照明之下，解放區的作家們已經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本書的作者也是忠實於毛主席的指示而獲得了成功的。人物的刻劃，事件的

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語言也非常純熟。我希望他們再向前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同时我也很願意負責推荐，希望多数的朋友能讀这一部书。假使可能的話，更希望画家們多作插画，像以前的綉像小說那样以广流傳。

让我再說一句老实话吧：等这书出了版时，我願意再讀它一两遍。

郭沫若 1949, 9, 8

目 次

序 (郭沫若)	1
第一回 事变	1
第二回 共产党	16
第三回 农民游击队	32
第四回 毒计	50
第五回 新女婿	60
第六回 水上英雄	71
第七回 一条金鏈子	82
第八回 大扫蕩	101
第九回 生死关头	117
第十回 睡冰	134
第十一回 拿崗楼	142
第十二回 最后一滴血	154
第十三回 探虎穴	163
第十四回 結婚的謎	173
第十五回 指引	188
第十六回 愛和仇	197
第十七回 魚儿漏网了	211
第十八回 冤家路窄	225

第十九回	大反攻.....	237
第二十回	胜利.....	252

第一回 事 变

炮声一响，
眼泪满眶。

——民 谣

牛大水二十一了，还没娶媳妇。

他娘已经去世，家里只有老爹和一个小兄弟，没个娘们家，过日子真难啊！

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可是大水说：“咱们使什么娶呀？”老爹说：“没办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儿吧。”一听说借钱，大水就急了。自从娘死那一年，指着五亩葦子地，借了申耀宗六十块现大洋，年年打利打不清，就像掉到井里打扑腾，死不死，活不活的。大水说：“唉，还不够瞧的！要再借，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也得戴上笼头啦！”老爹说：“小子，不给你娶媳妇，我死也不合眼！咱们咬咬牙，娶过媳妇来，再跳打着还账不行啊？”大水可不同意。这好小伙子，长得挺壮实，宽肩膀，粗胳膊，最能干活，总是熬星星，熬月亮，想熬个不短人、不欠人的，松松心儿再娶媳妇。

这一年，正赶上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冬冬响，在堤上

听得很真的。人們都惊慌起来了。这村名叫申家庄，在河北省白洋淀旁边。离这儿十里地，有个大村叫何庄；何庄有个三分局，局子里接了队伍的命令，向各村要伏子，开到西边去，挖战壕、作工事，牛大水也去了。局子里的警察挺横，动不动就打人，大水的光脑瓜儿上也挨了几棍子；这么黑間白日的修了一个多月。誰知剛修好，队伍就嘩的退下来；一路搶人劫道，鬧得很凶。工事白搭了。局子也自动的散了摊儿。不久，保定失守。日本飞机天天来头上轉，城里掉了几个蛋；大官們携金带銀，小官們拔鍋卷席的，都跑光了。

村里人們更惊慌了。牛大水下地一回来，就到村公所探听消息。公所的大院子里，有好些老乡站着，眼巴巴的听北屋里村长申耀宗和士紳們商量大事。那些有錢人吓得文字眼儿也沒有了，有的說：“跑吧！別伸着脖子等死。”有的說：“丢下家业怎么办？不如看看風势再說。”真是人心惶惶，誰心里也糾着一个疙瘩啊。

第二天，逃难的下来了，流着泪，紛紛乱乱的走过。大水爷儿三个还在种麦子呢。这麦地是租来的。他們沒有牲口，只好弟兄俩在前面拉着，老爹在后面掌耩。兄弟年紀小，那么重的耩，全靠大水拉；大水这壮小伙子，可真像条牛似的，拉得怪起劲儿。逃难的人們瞧着，叹气說：“唉，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們还种麦子！估摸能吃上啊？”大水心里也慌了。他站住脚，直起腰来，对老爹說：“真是，种也是白种。要不跑，怎么也是个死！”老爹瞪着他說：“跑哪儿去？快拉你的种式吧！死了倒好，死不了总得过呀。”

以后逃难的越来越多，大水的表哥家里，也逃来了亲戚；是表嫂的娘和妹子。她們的家在保定附近，逃到这儿已經上

灯了。那老婆儿坐在炕上，拍着腿说：“可活不了啦！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败兵，土匪，折腾来，折腾去……咱娘儿俩可怎么躲过这个灾呀！你妹子也大了，要早早寻个主，我也少操些心。眼下孤儿寡妇的，真叫人遭难啊！”说说她就哭了。

过了几天，表嫂到大水家来，想把她妹子杨小梅说给牛大水。大水他爹一听，就笑得满脸皱纹，嘴都合不拢了，说：“这可太好了！我们家光景不强，只看你娘愿意不愿意啦。”牛大水嘴里含糊糊的說：“这年头，还娶媳妇！”心里可是滚上滚下的了。以前杨小梅常来她姐姐家住，大水和她短不了见面，也说过话。那杨小梅，模样儿长得俊，什么活儿都能干，心眼儿又挺好；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计去央表嫂做，表嫂忙不过来，小梅就不言不語的接过去做了。这会儿大水心里想：“小梅真不错！要是娶她作媳妇，我这一辈子可就心满意足啦。”

表嫂知道大水心里愿意，跟他爹说了几句话，就回去和娘商量。小梅正坐在炕头上作活儿。她今年十七岁了；虽然个子不大，可是长得很结实，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走得个快。她娘是个老派人，还叫她留着一条粗辮子，額上梳着“刘海”。这当儿，她一对大眼睛抬起来，看见姐姐对她笑着，低声儿和娘说话，知道是在谈她的亲事呢，就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儿，低下头，假装作针线活，眼不看，嘴不说，耳朵可直楞楞的听着哩。她心里盘算：“大水可真不错呀！好小伙子，老实巴結的，挺和善。能找这么个知疼着热的庄稼人，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誰想她娘千不嫌，万不嫌，就嫌大水家里穷，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门亲事，慢慢儿再商量吧。”

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里了。本来他是个铁匠，后来入了共产党，就开个饭铺儿，搞交通，还掩护革命同

动；后来局子里“剿共”，到处抓人，他在家里站不住脚，就出外去了。表嫂成年价織席編箕，养活着一家人。她娘看她挺困难，住了几天，就带着小梅，到姥姥家去。小梅的姥姥家，也不远，在白洋淀里大楊庄。这亲事可就不冷不热的擱下了。

二

秋后，土匪鬧大了。这一带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各自安了番号。申家庄有个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支枪，五个人。他把村长申耀宗叫去，說：“怎么着？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咱村不成立一撥人，人家来吃咱們我可不管哪！”申耀宗瞧他邪得厉害，自己手下的保卫团又都跑光了，心里有些怕，就依从了。

当天下午，他們在家庙院子里召集人們讲话。大水爷儿俩也去了。瞧見李六子提个“搜子”^①，登上台阶說：“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念叨念叨，眼下哪儿都成立‘鍋伙’^②，各村保护各村。咱村也得成立一班人，就吃这个村。这年头，可不分你的我的啦，誰願意来就来，这就叫‘共点’^③！”說着他走下来，掏出一盒大英牌烟卷，嚷着：“咱們共了吧！”就把烟卷几分了分；当下在家庙院子里安上一口大鍋，屋子里盘上一条大炕，“申家班”就算成立了。

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气，把脖子一扭，拉着大水就走；一边走一边說：“这些人尽是瞎折腾，咱們快家去干活！”一到家，可就有个叫小小子的来找大水，商量入伙。牛大水老老实实說：

① 手枪名。

② 用大鍋合伙吃飯的意思。

③ “共产”二字的誤說。

“不行，咱們輩輩沒出過這號人，叫人說邪氣！”小小子一個人去了。

這時候，西面鐵路線上，日本鬼子往南開，這兒還能透一口氣。大水回家就去割葦子了。爺兒三個上了小四艙，十二歲的牛小水很靈巧的打起桌（就是槳），船兒出去半里遠，來到白洋淀的葦塘里啦，兩張磨亮的鐮子就浸到碧清的水里割起來。也不看天上雁兒飛，也不聽水鴨水鷄兒叫，大水心裡結記着楊小梅，她也在淀里呀，親事怎樣了？誰知道小梅拗不過娘，娘把她許給別人了！已經定了親。男人名叫張金龍，住在何莊，離大水家不遠。大水可不知道啊！日頭將沒沒的時候，水面一片紅光，耀眼睛；他們的船兒載着葦子，又重、又慢，弟兄倆吃力的打着桌，回到堤邊來。把葦子全背上岸，天早黑了，月兒已經一樹高。

就在這幾天，何莊也成立了“何莊班”，架勢可大多啦。領頭的何世雄，是個國民黨員，在中央軍隊伍里當過參謀長，家有好地五十頃，槍多人也多。跟小梅定親的那個張金龍，原是何世雄家“護院的”，也參加了“何莊班”，還當了個小頭兒。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參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們，怕吃不住勁，都投奔過去了。“何莊班”這就更霸道，更吃開了。天天向各村要東西，要面八百斤，要肉八百斤，要油要醋……要什麼都是八百斤。老百姓說：“八百斤，八百斤，剝了皮，抽了筋！”他們可還要錢，按花戶，百兒八十的攤。大水家剛把葦子給申耀宗打了利，剩下的只得交款。

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張金龍騎着大驢子，挎着盒子槍，跑到申家莊來招人；他瞧見牛大水背個糞筐拾糞呢，就勒住了繮繩，歪著頭，露出一顆金牙，笑着說：“嘻，傻小子！弄那

干嗎？跟我去吃白面饅子燉豬肉吧。”大水可認得他，急得光腦瓜兒直冒汗，說：“咱，咱不行，咱沒那號本事！”張金龍睜大了眼：“什麼？‘沒本事’！豬肉白面你不會吃？”大水給他問住了，低下頭，隨手鏟起一塊糞，扔到糞筐里，一面走開去。張金龍滿臉的瞧不起，拿眼斜他，說：“嘿，娘老子沒把你造好！你眼睛在褲襠里裝着呢！”就踢踢驢子，虛打一鞭，跑去了。氣得大水瞪了眼，直看他走遠。

三

十月，呂正操將軍的隊伍上來了，在南邊，離這兒一站路。大水家鄰舍有個李二叔，趕高陽集賣布回來，說：“紅軍來啦！”這老头兒得意的講：“紅軍”跟這些吃喝隊可不一樣，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愛百姓，把那一帶土匪收的收，剿的剿了。他翹着大拇指，說：“這才是正式軍頭呢！要想打日本，參加這個去。入了吃喝隊，可就成了邪派啦。”同樣的消息到處傳，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陽投軍去了。“何庄班”怕“紅軍”剿他們，就搖身一變，變成自衛團。有個中央軍的連長，外號郭三麻子，也是個國民黨員，從鐵路上逃下來，在這兒混，何世雄封了他個副團長。他兩個互相利用，在這一帶當起土皇上來了。

這時候，牛大水可還在巴巴的等着結親呢。表嫂不好跟他們說實話，日子長了，大水也估摸着沒指望了。家里又是出項多，進項少，怎么也熬不出頭；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常揭不開鍋。大水覺得很不順心，氣悶悶的對爹說：“這年頭真夠瞧！嘴又不能挂起來，還不抵我去當兵呢！”老爹說：“你也入了邪？

快安分守己，巴結着好好干；趕明兒娶了媳婦……”大水不耐煩的說：“別提了！一輩子不剃頭，也不過是個連毛僧。我還不如去當兵哩！”老爹氣得拿烟袋鍋子敲他的腦袋說：“你這個小兔崽子！不讓你當兵，你偏說，你偏說！”大水嘔着嘴，悶着頭兒睡覺了。

想不到——表哥回來了。

大水去看表哥，表哥可不在家。表嫂說：“他一回來，扔下鋪蓋卷兒就串門子去了。”大水想去找他。表嫂說：“不用找，他多半是到劉雙喜那兒去了，一會兒就回家吃飯。”大水等了一陣，表哥才回來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鐵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時不見，大水看他還是那樣粗壯，那樣“棒”，臉兒黑不溜、笑迷迷、連鬚鬍子毛楂楂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親熱的和大水說話。街坊鄰舍，親戚朋友，聽說他回來了，也都來看望。黑老蔡是個有名的正直人，誰都愛和他見個面，說個話兒；兩間小屋裏就擠得滿滿的啦。

這會兒“國共合作”，世事變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他把戰爭的消息報告給大家，還說了許多救國的大道理，什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啦，什麼“全國人民總動員”啦，還說要“改善人民生活”……嘿！一套一套的，都是沒聽過的新鮮話兒呀，人們聽得怪起勁兒。

後來人散了，大水還坐在那兒沒走。表哥燦亮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說：“大水，我問你，你願意當亡國奴嗎？”大水說：“誰願意呀！當亡國奴不好受，你不是說了嗎！”表哥走到他身邊，低聲說：“好，不願意當亡國奴，就跟我干！咱們成立自衛隊，日本鬼子來了，就跟他打！”大水剛才聽黑老蔡說了半天，

可还有些不相信，說：“咱們赤手空拳，打得过人家？”表哥笑着說：“不怕鬼子千千万，就怕百姓起来慢。只要老百姓起来了，沒个打不贏！武器也不用愁，咱們有的是；你明儿就帮我去弄回来，行不行？”大水一时有些慌乱，吞吞吐吐的說：“行倒行……就是明天我地里有点活儿……”表哥笑了一笑，說：“不用怕！我跟你一块儿去。咱哥俩走一遭，誰也不注意，保險沒事儿。”大水迟疑了一会，說：“要去得和我爹說說。”表哥搖搖頭，拍着他的肩膀：“老弟，別跟他說！說了去不成，还怕坏了事儿。”就湊到大水耳朵边，低声教給他一个办法。大水听了，想了想，笑起来說：“这倒行歪，就这么着吧。”黑老蔡又鼓励了他几句，大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魚簍子，一前一后的走。人們問：“哪儿去呀？”黑老蔡随口答：“倒个小买卖——薹点魚去。”两个人出了村，沿堤走了一阵，表哥就領着他往西奔。傍黑，他俩过了滄河，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人家，一个老婆婆开了門。表哥說：“我們来拿东西了。”那白头发的老婆婆掌着灯，引他們进了一間草棚子；扒开柴禾垛，露出两个麻袋，打开来，里面全是手榴彈；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顆，装了滿滿四簍子，用荷叶盖严。他們喝了些水，吃了些饽饽，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說了一阵話；两个人就挑上担子，連夜往回赶。

路上，大水悄悄問表哥：“这么些炸彈，都是誰給的？”表哥笑着說：“誰也沒給。这是手榴彈，都是我們拾来的。中央軍撒丫子跑，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我們一伙人还拾了好些个大枪手枪，都交給呂司令了。咱們凭这些手榴彈，就要打江山！嗨，你瞧着吧。”

两个人回到村里，已經鸡叫三遍了。双喜正在学堂等他

們，學堂在事變以後早就沒人了。劉雙喜是個織布工人，捎帶種着“巴掌大一塊地”，這人瘦瘦的，很機靈，獨個兒在教室裏已經挖好兩個坑。三個人悄悄把手榴彈藏好，才回去睡覺。

四

只幾天工夫，黑老蔡就暗裏聯絡了十來個小伙子，天天晚上在學堂開會，把“抗日自衛隊”的牌子也亮出去了。還到處吹風，說：“呂司令給發了好幾打‘插鎖盒子’（盒子槍名），誰要反抗日，就把誰拾掇了！”

牛大水白天干活，晚上跟着表哥鬧騰，覺得很“得”。他爹說他：“你撒什麼瘋呀？”他說：“鬧抗日啊！”老爹說：“中央軍幾十萬還抗不住，溜得一根毛毛也沒剩，你有多大能耐，就能抗啊？”大水給問住了，就硬着頭皮頂他：“不抗怎麼着？叫我當亡國奴啊？”這下老爹又給問住了，瞪着眼兒說不出話。大水緊一步說：“你不叫我干，我出外當兵去！”老爹怕他當兵，心就軟了，嘴上賭氣的說：“看你叫人家穿着鼻子走，反正我管不了你，你愛怎麼就怎麼吧！”大水又興頭頭的跑出去了。

申耀宗見黑老蔡回來，領着一撥人，折騰得挺歡，怕他們鬧共產，心里很嘀咕。剛好他手下保衛團的團丁回來了幾個，他腰巴子又硬了，就想壓一壓這些人。可又聽說他們有槍，就派鄉丁崔碯碌先去探探虛實。

晚上，崔碯碌悄悄溜到學堂偷聽，給自衛隊站崗的高屯兒發現了。高屯兒年紀雖輕，個子可長得很高。他藏在暗處，拉開大嗓門吼了一聲：“誰？不言聲可開槍啦！”崔碯碌以為他真有槍，吓得不敢說話，也不敢跑。高屯兒就把他帶到屋裏去見

黑老蔡。崔碓碌心里害怕，一进门就垂着手儿，作出一副可怜相，说：“蔡师傅，蔡先生！你们可别打枪。我这是给人家当差啊！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我……我这也是没办法呀！”黑老蔡好言好语盘问他，他不说实话。黑老蔡生气了，一吓唬他，他才碓碌着眼珠子，把申耀宗吩咐他的话，一句句照实说了。黑老蔡觉得好笑；指着那两个装手榴弹的坐柜说：“盒子枪手榴弹可有的是！你回去告诉申耀宗，叫他老老实实的，咱们欢迎他抗日；要再这么背地里鼓捣，我们就跟他干！”崔碓碌一叠连声的答应着，退出去了。

黑老蔡他们连夜商量对付的办法。第二天下午，自卫队每人腰里掖满了手榴弹，有的用皮带勒着，有的用胳膊缠着。各人还拿一把小笊篱，用布包好，吊在屁股上，用袄盖着，冒充盒子枪。有的把打鸟的火枪背起来。他们排了队，走在街上，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他们一路走着，还很威风的喊口号。牛大水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后面是假枪，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扭过头看看，生怕那笊篱疙瘩掉出来。这么着转游了几条街。到了村公所，一拥进去，黑压压的挤了半屋子。

村长申耀宗穿着蓝袍黑背心，钮扣上挂个表链儿，向来是很神气的。这会儿，瞧见黑老蔡他们许多人拥进来，可把脸儿都吓黄了；忙摘下缎子小帽，点头哈腰的让坐，又叫崔碓碌倒